

我还能陪你多久？

□翁郑榕



(CFP图)

般的眼眶里闪烁，幸而妻子及时上前，温柔地为她拭去泪水。我试图以一支烟来掩饰内心的波澜，手指不自觉地摸索，这时，父亲默默递来了他的烟，我们父子俩默默地抽着，烟雾缭绕间，仿佛进行了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。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父亲真的老了，而我，已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。

在飞机上，我一直在想我还能陪伴他们多久？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计算公式：在外打工的游子，一年中只有放长假的那几天，才能回到家乡陪伴父母。假设父母现在60岁，按照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，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，绝不超过1540个小时。1540小时看似很多，换算下来不过短短64天。父母年事已高，而我却因工作远赴他乡，一年到头，能陪伴

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这种无力感和愧疚感便如潮水般涌来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，我任由它们打湿衣襟，却无力擦拭。

人类的一切感情中，最难割舍的是父母亲情；人类的一切义务中，最应承担的是赡养父母的责任。百善孝为先。这个“孝”字耳熟能详，是老字去掉下半部分，换成“子”，寓意是父母老了的时候，是孩子背着老人。现如今，我在外打拼已经成为一种常态。

在外打工的日子里，我时常怀念家的温暖。每当有空闲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，因为对于父母而言，我的归来就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提前下班，带着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回到了家。那晚，我陪父亲下起了久违的象棋，他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，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。而母亲，则在一旁忙碌着，为我们准备着一桌丰盛的晚餐。餐桌上，我们谈笑风生，分

享着彼此的生活点滴，那一刻，家的温馨和幸福，让我忘却了所有的疲惫和烦恼。

晚上，我陪父母一起看电视，他们坐在沙发上，我则依偎在他们身旁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享受着他们臂弯里的温暖和庇护。我轻轻地为父母按摩着肩膀，我们聊着过去，谈着未来，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温情和希望。

然而，每次离别总是来得那么快。看着父母渐渐老去的背影，我的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无奈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。所以，每一次离别，我都会暗暗发誓，下一次归来，一定要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陪伴。

多陪陪家人吧，因为每一次相聚，都是那么珍贵。在他们眼角的喜悦泪花里，你会看到整个春天的模样，那是家的温暖，是爱的力量。



臭菊花

□郑剑文

那天独上清源山，走到一僻静山野处，清风送来一阵草木的奇异香气，这味道有些亲切，有些浓烈。于是我寻香而去，见那半个山坡早开满了臭菊花。阳光之下，菊花摇曳，那金黄色的花海随风涌动，花香四边弥漫，这应是最浪漫的景致吧！

其实，臭菊花总是被人嫌弃，容易被别人忽略，实难登大雅之堂，它只在荒郊野外、阡陌巷道寂寞地生长，从不争春，从不邀宠，无怨无悔。当百花已残，万木萧瑟时，它却又开得恣意，无拘无束，不管不顾，并不在乎那鄙视的眼光。是的，臭菊花有些不合时宜，很有喧宾夺主的意思，它似乎在用那灿烂的花色来炫耀自己的美丽，用那扑鼻的气味来强调自己的存在。或许，它在挽留一个即将逝去的季节吧，即便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它的存在那么微不足道。

往往只在这时，人们才猛然发觉，原来在那昏黄边、角落处，还有那一丛丛、一簇簇的山花在寂寞绽放，极力为那荒冷山野增加一些色彩。即便如此，人们对之仍嗤之以鼻。其实，臭菊花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“万寿菊”，可惜人们大都忘了它的学名，因其气味独特而被贬称为“臭菊花”，又因其名中带有臭字，极易让人望文生义，一见便有掩鼻之意。那天，我特意摘下一朵臭菊花贴鼻而嗅，那气味清新提神，沁人心脾，既带有山野气息，又飘逸花草芳香，何臭之有？可惜的是，人们以讹传讹，竟让此花“臭”名远扬。

是的，臭菊花是山野俗物，它没有百合之高雅，玫瑰之娇艳，牡丹之华丽，人们甚至不把它当花看待。而我则独爱臭菊花，就因为它的随性散淡，与世无争。城市里的花木过于规整划一，无论街巷边的行道绿植，抑或公园里的名贵花木，无不修剪得规规矩矩、整齐整齐，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展示花工们的独具匠心与高超技艺。

臭菊花则不然，你忽略了我，我就趁机在僻静角落自由生长，照样享有阳光雨露，照样依时开花谢，虽少了一些关爱目光，却也少了一些修剪折腾，如此倒也自在随意。对山花来说，或许自生自灭就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生存状态。突然想起故乡儿时的伙伴，那些灰头土脸的小伙子谁不是以阿猪阿狗、臭弟臭味相称？如此叫来，更为亲切，更为接地气，俗则俗矣，却不影响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他们亦如臭菊花一样，虽无人问津，却又倔强地活着，在四季轮回中，该生长时生长，该开花时开花，一样也不落下，如此不也很好吗？

回家路上，见一山民正在地里铲除一片开得正好的臭菊花。那臭菊花被砍得零零落落，花瓣散落一地，那汁液从断枝处流出，散发着刺激强烈的香气，让我几欲闭眼。我有些困惑，过去一问，那人说，这臭菊花毫无用处，砍了或可烧成灰作肥，腾出地方来种些蔬菜。山民就是实在，臭菊花在他眼里当然不是花，而是地里的肥料，这也算物尽其用了。

我不知该悲伤，还是该喜悦。臭菊花或成风景，或成肥料，什么也不是，这因人而异，无可厚非。我默默地捡了几支臭菊花回来，小心地插在书房那个白瓷花瓶里。我知道，瓶中的臭菊花很快即将凋残，却也释然了，毕竟它也曾是我的风景，也曾装扮过我的心情。



冬日暖阳

- 陡觉今年好冬节，朝来红日为谁长。宋·陈造《谢两知县送鹅羊面》
- 觉来一阵寒无奈，自拟胡床负太阳。——宋·杨万里《火阁午睡起负暄》
- 日脚淡红洒洒，薄霜不销桂枝下。——唐·李贺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》
- 门外三竿红日迟，向阳花木暂熙熙。——元末明初·叶颙《冬景十绝·茅檐曝背》



天伦

食事



榜舍龟的味蕾奇遇

□吕少京

在寒冷冬季，我和“榜舍龟”来了一场比巧克力遇见花生酱还要甜蜜的邂逅，像老电影般耐人寻味。

当我走进这家古色古香的老店铺，老板的笑容比那刚出炉的榜舍龟里的食糖还要甜，简直能甜到人的心坎里去。

“大叔，头一回来吧？咱们这榜舍龟，那可是有故事的美食！”老板一边忙活着，一边开启了话匣子。榜舍龟的“龟”并不是真的乌龟，而是形状像龟背，寓意着长寿和吉祥。而“榜舍”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更是因为古代学子考试前吃它，以求金榜题名，那份舍我其谁的霸气，简直比武侠小说里的主角还要酷炫。

榜舍龟这个名字，听起来让人浮想联翩：是某个隐居深山的世外高人秘制的珍馐？终于，一盘热气

腾腾、金光闪闪的榜舍龟摆在了我的面前。

初见榜舍龟，你可能会被它那“低调奢华”的外表所迷惑：“这不就是块普通的糯米团子嘛？”嘿嘿，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这榜舍龟，外皮是用糯米精心打磨而成，软糯又不失嚼劲，就像是古代书生笔下的温柔乡，轻轻一咬，就能感受到那份细腻与温婉，仿佛带你穿越到古代的书香门第。

而内里，则是藏着绿豆沙等丰富的馅料，与微微焦香的外皮形成完美的对比，甜而不腻，咸香交织，就像是山间清泉遇到了古老茶园的浪漫邂逅，清新脱俗，直击你的味蕾，让你瞬间爱上这份独特的味道，简直是味蕾上的交响乐。

吃榜舍龟，你还得有点仪式感。先闭上眼，深呼吸，仿佛在进行一场味觉的前奏，然后，一口咬下，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只剩下你与这小小美食之间的甜蜜对话。糯米皮的柔韧与馅料的醇厚，在口腔中交织出一场华丽的舞蹈，让人不禁感叹：“此龟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尝啊！”吃着吃着，我不禁笑出了声，这榜舍龟，不仅仅是一种小吃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情感的寄托。

更有趣的是，当地人吃榜舍龟时，还喜欢配上一杯热腾腾的佛手茶。那茶香与榜舍龟的甜香相互缠绕，就像是两位老友在午后阳光下悠闲地聊着天，而你，正是那个有幸偷听到他们秘密的“小间谍”。

到了古老茶园的浪漫邂逅，清新脱俗，直击你的味蕾，让你瞬间爱上这份独特的味道，简直是味蕾上的交响乐。

吃榜舍龟，你还得有点仪式感。先闭上眼，深呼吸，仿佛在进行一场味觉的前奏，然后，一口咬下，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只剩下你与这小小美食之间的甜蜜对话。糯米皮的柔韧与馅料的醇厚，在口腔中交织出一场华丽的舞蹈，让人不禁感叹：“此龟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尝啊！”吃着吃着，我不禁笑出了声，这榜舍龟，不仅仅是一种小吃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情感的寄托。

更有趣的是，当地人吃榜舍龟时，还喜欢配上一杯热腾腾的佛手茶。那茶香与榜舍龟的甜香相互缠绕，就像是两位老友在午后阳光下悠闲地聊着天，而你，正是那个有幸偷听到他们秘密的“小间谍”。

回首

乡间草垛

□刘文波



(CFP图)

饱满丰盈，如肩宽背厚、膀阔腰圆的后生，扯一把都要很费些力气，这样的草垛一冬都烧不完。这样的主人还有过不好的日子？而如果是歪头大褂一般立着的草垛，大风一吹，稻草就四处飘散，推一把就醉汉一样东摇西晃的，草垛的主人估计是个自己都顾不了自己的主儿。因此在乡下给姑娘相亲，女方的贴心知己、姑娘婶妈会打量一下男方家的草垛多不多，垛得结实不结实，看了以后，这门亲事成不成就八九不离十了。物如其人，将“物”改成“草垛”也是一个道理。草垛将主人的底细未经允许就在太阳下晾晒着了。这让那些技术不过关的人如同交不上考卷的考生，先将所有的尴尬写在草垛上，怅恨地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重来。

到头来还是改不了歪瓜裂枣一般的秉性。只好由着性子，让草垛笑话自己一冬一春。

堆草垛是技术活，漫不经心或者心浮气躁的人垛不好。需要耐下心来一点一点来，慢工出细活。先要选好基础，在地势平坦且高一些的地方垛，才能防水防涝。垒垛时最少需两个人合作，一个续料，一个摊匀，技术全在后者。草要摊平踩实到边，才能匀

直向上，摊不匀就会斜肩塌背，松松垮垮。垛不到一半就不敢再垛了。否则，只能是歪倒。如同过日子，只有脚踏实地，才能步步不空。一层一层垒高了，用的不仅是稻草，更是沉淀下的过去时光，只有所有的日子充实饱满了，才能往高里长，往好处走。

草垛挨挨挤挤地立在村口、大埕，让人心里踏实，如一村子的老人在日子深处活仙，生活的丰稔，岁月的浮沉都在其中了。麦收要垛麦秸垛，秋收垛玉米秸，花生棵子，地瓜秧子，五谷杂粮的秸秆的草垛。那都是一年的总结。有经验的老人瞅一眼谁家的麦秸垛得好，就会肯定地说，这家伙今年多收了多少麦子。站在村口的草垛是自己喂养大的牲口，即使是刚能干活的孩子，也不会傍晚或月色下把手伸向邻居家的草垛。草垛是农人积攒下的所有日子，并用它来温暖自己以后的生活。

密不透风的草垛背后繁衍着不尽的村事。连成一片的草垛是笼在村子里的云朵，连着的是村子的烟雨人生。炊烟是连着远游的游子眼眸，草垛则是冬日里温暖游子身体的汤婆，牵连着儿时的繁密的往事。

草垛是乡村冬日最后的温暖，草垛肥了瘦了，就是村子盈虚有度的日子。

如今，村子里的草垛愈来愈少，很少再看到一个蔚为壮观的草垛了，有的只是或多或少的只能称为草堆的东西填充着村子，令人情不自禁想起往昔柴草的芳香。



诗语

沉船

□张玉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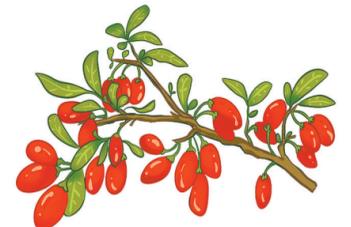
它并没那么出海面，海藻轻抚，每个冲击都有节奏光的发动机，接受晨与昏牵引，昔日的繁华，前世与今生，在波涛下汹涌。

海难梦碎如沫，撒在洋流各大航线，南海一号、白礁一号、碗礁一号……这棵青花瓷碗，还有数以万计的瓷器……以另一种形式聚合，潮泥粘黏，迷糊与清晰的界线晃荡不停。

只是时间的潜伏者，在等待，让猜测与惊疑最终尘埃落定，摘下作为商品的标签，结束漂泊的旅程，透过玻璃展柜，散落的残片与坍塌的窑址，一段模糊的历史，得到拼接还原，釉光从历史的缝隙中一闪而出。

又是一年枸杞红

□曹晓雯



(CFP图)

小水晶，好漂亮呀。”顺着所指方向望去，唔，原来这是一棵茂盛的枸杞树。

枸杞树安静地矗立在院内一角，树干并不粗壮，却很结实，无一不彰显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生命力，纤细的枝条上嵌着宛如翠绿扁舟般的叶子，果实晶莹剔透，可爱极了。枸杞可谓浑身是宝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着“春采叶，夏采花，秋采子，冬采根”的记载。一年四季，枸杞都在营养补给和病症治疗上充分发挥着作用，落在汤羹，融在草药，这不由让人感叹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我的思绪不由被带到了童年，带到了邻居家的枸杞树旁。那棵是邻居林奶奶年轻时种下的，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，窜到了一米多高的个头。每到深秋，艳红的枸杞子便挂满了枝头，宛如一颗颗油润的玛瑙，

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看着眼前这诱人的景象，我不禁想要摘一串回来尝尝。

趁林奶奶午休之际，我悄悄来到了树下，眼巴巴地望着那一挂挂垂下来的枸杞子，急得来回踱步。我屏住呼吸，缓缓蹲下身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一串枸杞，猛然腾空跃起，像一只捕捉猎物的小猫，突然，几颗枸杞子滚落在了我的掌心，选了两颗对等大小又饱满的枸杞子，用胶布粘住根蒂，贴在自己的耳垂上当玛瑙耳饰。我从小就爱打扮自己，那一刻仿佛变成了精致端庄的窈窕淑女，不禁开心地原地打转，翩翩起舞起来。风来时，枸杞树被我拽得七零八落的叶子落了一地。顿时，刚才的兴奋吓得烟消云散，决定主动向林奶奶承认错误。

我胆怯地叩开了林奶奶的门，向她认

错道歉，我把头压得很低，做好了随时被斥责的准备，林奶奶见院子里一片狼藉，甚是心疼，再看看还挂在我耳朵上摇晃的两颗枸杞子，又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。她没有责怪我，只是轻触着树上的枸杞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树木不会说话，但它们也和我们一样，是有生命的，它们受伤了也会疼。”

从那时起，无论被鲜妍娇艳的花朵或是丰硕香甜的果实所吸引，我都会近观低嗅沁人的芳香，或用相机定格当下的美好。

四季

